

# 雷曼兄弟狼狈的韩国之行

1

商战纪实



李德林 著  
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一长串华尔街死亡名单背后,谁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一封神秘的举报信,搅乱了整个美国大选。干掉那个老女人,扶奥巴马上台!

高盛的长袖曼舞也让中国人迷离。中石油中石化在一个庞大的迷局中割裂开来,这只是一个开始。中航油、深南电、中国远洋、东方航空等诸多企业,纷纷倒下!

从当年的马夫门面店到如今的上万亿美元资产,高盛是如何成为全球 NO.1 投行的?论惊心动魄,华尔街不屑好莱坞……

“是谁说出去的?”雷曼兄弟 CEO 理查德·福尔德气急败坏地敲打着会议室的桌子,声嘶力竭地质问参会的雷曼兄弟执行委员会成员。“太可怕了,连我们的飞行记录都被人掌握得一清二楚。”福尔德啪的一下将《华尔街日报》扔到桌子上,使劲拽了拽脖子上的领带。

5000 多亿美元的负债,82 亿美元的亏损,就像是一把刀子,狠狠地扎在福尔德的心坎儿上。这背后一定有阴谋!到底是谁要搞死素有“19 条命的猫”之称的雷曼兄弟?

事情还要从 2008 年 6 月 1 日起。这一天全球的孩子正在兴高采烈地欢度国际儿童节,一大早,新泽西州的一架商务包机直飞韩国首尔,机舱里是死一般的沉寂。此时,理查德·福尔德的脑子里,满是那个摇头晃脑,在电视画面中大放厥词的绿光资本对冲基金掌门人大卫·埃霍恩的影子。这个人,简直就是恶魔一般的奸商,居然跑到电视上,发动华尔街,不,应该是发动全球的投机商人做空雷曼兄弟股票!他这明摆着是要把雷曼兄弟往死里整!

福尔德在心里不停地诅咒埃霍恩,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韩国之行,已经犯下了一个大错。

在机场出口,福尔德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位爷,经常笑眯眯的。他最初是雷曼兄弟驻首尔的副代表,后来到摩根士丹利镀金,担任驻首尔首席代表后,身价一路看涨,不仅当上了韩国证券交易所的委员,还坐上了友利银行副董事长的宝座。这个人,就是韩国产业银行第一天上任的 CEO 闵裕圣。

福尔德很欣赏闵裕圣的果敢,好说歹说将其再次挖到雷曼兄弟,将雷曼兄弟驻首尔首席代表的宝座交给这位爷。但没想到韩国产业银行 CEO 的诱惑,让这位爷在雷曼兄

弟死亡前夕动心了。

不过,闵裕圣很够意思,没有忘记垂死挣扎中的老东家,决定在雷曼兄弟最危急的时候,拉一把。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来个一箭双雕,一来拯救了自己的老东家,显得自己特别仗义;二来给产业银行带来绝佳的扩张机会,也好奠定自己第一 CEO 的黄金地位。

福尔德在看见闵裕圣的一瞬间,就变得无比激动。他紧紧地搂住闵裕圣的肩膀,差点就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现在闵裕圣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老东家的期望,但他做不了主。这一次的交易可能会让福尔德更为愤怒,他说不出口,每一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指着一路的风光向福尔德介绍,挤都难以挤出一丝笑容的福尔德只有不断尴尬地点头附和着。

雷曼兄弟高管的车刚驶入首尔大街,一行人就全都傻眼了。

大路已经被拥堵了,满大街都是愤怒的人在吼叫,手持着蜡烛,打着横幅。福尔德满脸惊讶地望着窗外,虽然他听不懂韩国人在吼什么,但身上总有一种发毛的感觉,直觉告诉他,韩国人很生气。

看到福尔德惊讶的表情,闵裕圣搓了搓手,不知道如何向他解释。“美国牛滚开!”闵裕圣的秘书在一旁冷冷地冒出一句话,车里的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闵裕圣瞪了秘书一眼,太不懂事的家伙,福尔德就是美国佬,怎么能这样直白地说呢?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福尔德可是雷曼兄弟的铁腕拯救者。他不仅把雷曼兄弟从美国运通银行独立出来,而且在 9·11 总部大楼灰飞烟灭之后,让这家号称是“19 条命老猫”的机构重新焕发了生机。在华尔街,理查德·福尔德绝对是个人物。他以自信、高傲、

凶狠、果断著称,被人称为“华尔街最凶狠的斗牛犬”。

闵裕圣不想让老东家太尴尬,他苦口婆心地给福尔德解释,韩国人为什么要嚷嚷。原因是韩国政府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吃惯了高丽泡菜的韩国人,担心具有疯牛病隐患的美国牛肉搞疯韩国人。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竟然有四万多韩国人涌到首尔街头。

福尔德有点搞不懂韩国人了,美国出口到韩国的牛肉是要进行严格食品安全检查的,他们还瞎闹啥?

但他哪儿知道,事实上,美国的疯牛肉只是导火索……这一场牛肉引发的骚乱背后,那根脆弱的神经已经牢牢地被雷曼的敌人抓住了。

在闵裕圣的努力下,雷曼兄弟一行终于到了约定的酒店。

福尔德刚一落座,就收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据称,高盛的操盘手正在四处散步雷曼兄弟的谣言,甚至一个又一个地给对冲基金打电话,要求一起做空雷曼兄弟。其实就在上飞机前,他已经听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华尔街的大腕高盛,正在有预谋地做空雷曼兄弟。但他那时还不相信,这位曾经亲密的合作伙伴,现在的竞争对手,一个同样具有犹太血统的全球大亨竟会如此卑鄙。但现在,他真的有点怀疑了。

闵裕圣凑到福尔德耳边咕咕了一会儿,马上就让福尔德笑开了花。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就是,产业银行已经秘密跟韩国的金融集团进行过接触,希望组建一个韩国金融团来拯救雷曼兄弟。

然而福尔德还没有高兴两分钟,产业银行的具体方案马上就让他脸变色了。原来,产业银行的第一目标是购买雷曼兄弟的资产,而不是福尔德所期望的那样,购买雷曼兄弟的股票。

雷曼兄弟太需要钱了,钱就是命,但这钱绝不能用雷曼兄弟的资产来换,福尔德坚决不同意。

福尔德急切的眼神中,是多么期待自己的老部下,现在的救星能够发发慈悲呀。那一刻,华尔街大腕的傲慢扫地,尊严全无。闵裕圣如芒刺在背,不知该如何应对,只能保持沉默。

“美国牛滚回去!”韩国人的吼声让福尔德越来越不自在。

僵持在无声的沉默之中,理查德·福尔德终于失望了。他只得狼狈地从首尔回来,唯一的收获是自己成为笑料。整个华尔街、全美国人,不,地球人都知道,雷曼兄弟那位铁腕的爷,带着一帮子少爷们,坐着商务包机去了一趟首尔,一到首尔的大街,就遭遇愤怒的韩国人的辱骂,最后在近乎哀求之中,灰头土脸地飞回新泽西州。

福尔德感到空气如同寒冰一样包裹着自己。自己的一举一动怎么都在记者的眼皮下呢?福尔德感到一阵阵后怕,这背后一定有人要置雷曼兄弟于死地。

到底是谁要这么干呢?难道真的是高盛?高盛到底想怎么样?做空?收购?垄断华尔街?高盛,曾经的兄弟怎么能这样呢?

福尔德越想越觉得可怕,越想越生气。要知道在一百多年前,雷曼兄弟跟高盛亲如兄弟,两家为了表示合作诚意,还相互联姻,当年的合作那是相当的愉快,后来高盛和雷曼兄弟分手的时候还有过约定的,高盛决不能在背后下黑手。

福尔德抓起电话,就打给了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布兰克费恩只是语气上感到很震惊:“我并未发现高盛有什么操纵行为,但高盛交易员倘若真有你说的这类情况发生,必将严惩不贷,高盛不会对违法行为坐视不管。”

# 田戈被卷入到一个巨大的阴谋中

4

悬疑小说



田高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安市华天集团下属一家物流公司的项目经理田戈在西藏的徒步旅游途中连续遭遇诡异事件。回到嘉安市以后,田戈当兵时的首长同时也是华天集团副经理的刘寿源突然自杀。田戈作为重要嫌疑人被逮捕。富豪雷一鸣将田戈保释出以后表示愿意帮田戈查明真相,其实真实的目的是想利用田戈的特种兵技能从银行保险库中盗窃珠宝……

[上期回顾]

田戈找到反盗猎巡逻站请求支援,当天夜里,田戈阴差阳错地帮助森林警察们解决了偷猎分子。接着消息传来,一直被田戈怀疑的旅行团领队张良石找到了……

嘉安市北郊机场,2008 年 3 月 15 日,下午两点二十二分。

一走出机场,田戈就和张良石及赵湖分手了,三个人客气地道别。田戈甚至感觉事情并没有结束,他们还会再见面,到那时候,周圆圆的失踪也将真相大白。

田戈搭乘机场大巴,上车没多久就察觉到有人跟踪。是个年轻人,于是直接挤到跟踪者面前,问:“哪儿的?”年轻人大吃一惊,完全没有意识到被监视者会发现他,甚至挤过来打招呼,顿时哑口无言。田戈微笑着按住手伸向腰间的年轻人,在他身边坐下,然后皱起眉头。因为他摸到了刺刀的刀柄。

汽车到站后,田戈半胁迫地把年轻人拉下机场大巴,向一条小巷子走去。

三个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走来,拦住巷子出口。其中一人从腰间拔出一根警用电棍,狞笑着对田戈说:“别叫兄弟们费事,我们只求财,有什么都掏出来吧!钱包、钥匙、手机、mp4、U 盘、SD 卡什么的,快点!我们还赶时间!”被按在墙上的年轻人忙解释:“我不认识他们,不是一伙的,真的!”田戈放开他,直面眼前的三人,忽然一阵心悸,本能地向旁边躲避,一把三棱刀贴着肋骨划过,差一点就刺进田戈的心脏。是那个看似懦弱的年轻人,他才是暗藏的杀招。那三人反而见年轻人动真格的,就跑了。

田戈在年轻人眼中看到他熟悉的寒光,那是一双已经把目标看成死人的眼睛。

“我还不信啦!”年轻人喘着粗气,眼中寒光闪闪地说,“凭什么你就无所不能?”他话里有话。田戈眉头微皱时,年轻人的身体微微前斜,仿佛随时会冲过来。

“你们想得到什么?”田戈问。“你身上的一切,都是我们想得到的。不过今天太忙,你先帮我们保存

着吧!”年轻人嚣张地大喊,突然掉转头以拉长的“Z”字线路跑动。

田戈突然想起在黑峡谷上方的草原时,牧民说活佛会尽量满足六个人的愿望,赵湖、王亚雷、许放工三人的愿望都有物可证实,田戈自己只想得到不平凡的生活,那愿望不明的人就只剩下张良石和周圆圆。周圆圆不会希望自己被人捆得像粽子一样吊起来,那这个变态的行为就是在满足张良石的愿望。还有什么比能轻轻松松杀掉目标更能让一个杀手感到高兴?张良石越来越可疑了。周圆圆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在这起离奇失踪事件里,一定包含着某些不可告人的阴谋,而他已经卷了进去。

然而,田戈忽地感觉到身后又出现了新的尾巴,不远不近地跟着。田戈提前一站下车,在站牌前点上支香烟,看到同时下车的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穿一身校服的女学生。她在站牌的另一边站住,面无表情,只是眼角偶尔瞥来,一触即分。

这时,一辆公交车驶来,女学生上车了,下车的却只有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那老者颤巍巍朝田戈走来,混浊的眼睛茫然地穿过田戈,向更远的地方瞄去,两人之间似乎不会产生交集。但这老者让田戈感到强烈的不安。

田戈回到家后发现家里没人,餐桌上有一张便条,他的妻子唐一茗明天才能回来。田戈随手把旅行包放在沙发上,刚要推开卧室的门,眼角突地一跳,他看到卧室门下的缝隙透出一个人影。

田戈立即意识到有杀手已经潜进家中。他一抬腿拔出战术突击刀,正打算踢开门,背后突然一阵阴风,他来不及多想,立即向旁边躲闪。一把沉甸甸的骨刀飞来直插在卧室门上。

田戈回身看去,从厨房掷刀来的人是那个女学生装扮的杀手,她手握两把菜刀,脸上有诡异亢奋的笑。田戈一

蹬地板迎着刀光冲进去,格挡开菜刀,两具身体撞在一起。贴身格斗的不只是技巧,更重要的是力量。两个人在地板只一滚,田戈就把女杀手制伏了。

卧室的门开了,那个耄耋老者的拐杖正指向两人。

这个时候,田戈大脑已渐渐冷却,他的心跳很快,头有些晕,他已经明白屋子里喷洒了麻醉气体。老者的防御滴水不进,田戈也不打算继续做困兽斗,在对面那人退后的刹那,他猛地转身向卧室外冲去。然而,倒地不起的女杀手突然动了,有什么锐器刺进田戈的小腿。田戈的半边身子顿时失去知觉,他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单腿发力,把自己向大门的方向抛去。在失去意识的最后刹那,田戈心中暗想,撞到门板的声音应该会引起邻居的警觉吧!他不能肯定,但总归还有一线希望。

像是经过一生一世的煎熬,耳边令人绝望的声音终于消失了。田戈醒来,身体仍仿佛在噩梦中,剧痛与酸麻并存,从肌肤到骨髓再到内脏,甚至血液流动时血管壁都会感受到噬骨吸髓般的痛。

就在这时,门外的楼道里突然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妻子唐一茗回来了。

门外有钥匙的响声。“哎呀,家里这是怎么啦?田戈?”门口的唐一茗大叫一声,闭着眼睛的田戈听到行李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稀里哗啦的落地声。

唐一茗报了警,警察到时,田戈已经换上新衣裳,整个人看去不再狼狈不堪。

十九点四十分,天完全黑了下来。医生给田戈做过检查,没有外伤,田戈拒绝进医院,像他这样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很简单就作出自己没受内伤的结论。

田戈胸膛里燃起愤怒的火焰,但他的头脑却越发的冷静。这些人如此

做看似杀人灭口,但又露出破绽,让田戈能得以活命,既然不是要杀他,那就是单纯的一个警告。

想到这里,田戈心头一跳,他想到周圆圆要自己代转的那两个字:冬雷。

田戈想起昔日的老首长,已转业为集团副总经理刘寿源。田戈在拨打刘寿源的手机前,抬头四面环顾,见没有异常,田戈按下拨号键。

铃声响起五下,有人接电话,是刘寿源本人。

“喂,您好。”田戈整理散乱的思维,声音沙哑地开口说,“我是田戈,周圆圆失踪了,她要我代转一句话给您,‘冬雷’。”田戈终于说出“冬雷”两个字,心里充满期待。但电话那头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刘寿源疑惑地问:“冬雷?什么意思?”田戈一愣,迅速回忆周圆圆的话,是“冬雷”这两个字没错。

刘寿源在得到田戈的确认后沉默片刻,似乎是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就挂断了。这让田戈感到莫名其妙,就像一团激情跌进泥潭。

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田戈刚刚起床就接到华天集团总部的电话,人事部门作出内部调动,调田戈到总部任副总经理刘寿源的专职司机,在田戈的年假结束后立即执行。田戈翻身坐起,他昨晚给刘寿源打电话,今天就有了古怪的调令,看来自己是彻底卷进这个巨大的阴谋里了。

华天集团总部位于嘉安市北解放二路 18 号,四十八层的一整幢写字楼全部是华天集团的办公场所。刘寿源的办公室在十三楼。

田戈在电梯里深吸一口气,把这些天发生的事重新理顺一遍,现在的情况是不能相信任何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眼睛和判断。田戈敲响刘寿源的办公室门,然后走了进去。

田戈并不知道的是,现在,他的危机才刚刚开始。